

为了拍鸟儿，他几年来围着南大港湿地跑了几万公里；为了拍鸟儿，他乔装打扮躲在芦苇丛里，一待就是一天……南大港湿地有一群摄影师，他们在拍摄鸟儿的同时，还救助了100余只受伤的鸟儿——

“追着鸟儿跑”

本报记者 张丹



刘全胜一年有200多天都会去拍鸟儿

在不断地移动。因为拍得太专注，一个没注意，刘全胜一脚踩到了冰面上。“我当时以为那个冰面是冻上的，可没想到，根本没冻结实。”刘全胜回忆说，他的两条腿就这样踩进了水里。当时穿着的棉裤很快就被水浸透了。所幸水不太深，他费了很大劲儿才爬上来。

刘全胜说，说不冷那是假的，毕竟年纪大了，也怕出点儿危险的事儿，他赶紧回到车上，但看到相机里拍到的照片，又感觉一切都值了。

“这样的事儿，发生了不止一两次。很多人都有痴迷的事儿，为了这事儿甘愿付出努力，我喜爱拍鸟儿，乐此不疲。”刘全胜说。

救护鸟儿百余只

南大港湿地的好生态留住了“老朋友”，如东方白鹳、白枕鹤等，也迎来了“新朋友”，如黑脸琵鹭、卷羽鹈鹕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

每当拍到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刘全胜都如获至宝。

迁徙的鸟儿不会固定出现在一个地方，刘全胜在拍鸟儿之前除了等鸟儿，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找鸟儿。

“南大港湿地比较大，开车跑一趟差不多有20公里。有的时候为了找鸟儿，一天可能要围着南大港湿地跑4趟，一天下来就是80多公里。”刘全胜说。

在追着鸟儿跑的过程中，作为爱鸟护鸟人，刘全胜也救助了很多鸟儿。

“有一次我在拍鸟儿时，看到芦苇丛里有一只大雁扑腾着翅膀叫，飞不起来。”刘全胜说。

刘全胜慢慢靠近才发现，大雁的腿被夹子夹住了。刘全胜把这只受伤的大雁放到车上，送到了南大港湿地的鸟儿救助中心。

这样的事情也不止一次，几年时间里，刘全胜救助的鸟儿有10多只，有大雁、白枕鹤等。

不仅仅是刘全胜，尤金海也在拍鸟儿过程中救助了很多鸟儿。

刘全胜说，这几年时间，他粗略统计了一下，南大港几十位拍鸟儿的摄影爱好者发现并送到救助中心的鸟儿有100多只。

对于拍鸟儿这件事，刘全胜和尤金海都表示，会一直拍下去。

尤金海说，希望通过镜头，让人们看到大自然的美好，唤醒人们保护鸟儿、保护大自然的意识，也希望带动身边的朋友加入到爱鸟儿的队伍中来。

刘全胜说，日出前，鸟儿齐飞的剪影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，日落时，倦鸟归巢的画面，又让人觉得静谧美好。“拍鸟儿，让我更加热爱和敬畏自然，也愿生态更好，人与自然更加和谐。”

(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昨天，59岁的尤金海再次“全副武装”来到了南大港湿地。他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眼睛，在湿地里等待白枕鹤的身影……

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，11月份是让他无比兴奋的月份之一。这时，会有大量迁徙的鸟儿来到南大港湿地，他能拍到更多珍奇的鸟儿。

连续多日蹲守

4年前，尤金海成了一名鸟儿摄影师。

尤金海的家在渤海新区、黄骅市中捷产业园区，距离南大港湿地有10多公里。

当年尤金海学摄影，是为了有个业余爱好可以消遣一下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来到南大港湿地抓到几只鸟儿。“从那之后，我就对拍摄鸟儿着了迷。”尤金海说，只要有时间，他就带着相机去南大港湿地。

“早晨带上饭，到湿地里一待就是一天。”尤金海说，他对各种鸟儿的生活习性越来越了解，对鸟儿的喜爱程度也越来越深。

尤金海常常对着一张小鸟的照片凝视良久。他说，看着照片就能回想起小鸟当时那可爱的神态。

为了拍鸟儿，尤金海没少受罪。

去年秋天，尤金海想拍一组白枕鹤的照片。白枕鹤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，它们很机警，从远处看见人就会飞走。

为了不打扰到白枕鹤，尤金海了解了白枕鹤经常出没的地方，然后在这些地方的芦苇丛中悄悄蹲守。

11月份，在南大港湿地，尤其是芦苇丛中，蚊子还是很多的。

为了防止被蚊子咬，尤金海全身武装，可蚊子还是无孔不入。

“我在等待过程中，虽然能小幅度地赶一下蚊子，可几个小时蹲守下来，还是被咬得浑身是包。”尤金海说。

“蹲守了3天，我都没有看到白枕鹤的身影。”尤金海说，当时心里有点儿想退缩了，可又一想，再坚持几天，万一等到了呢。

果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蹲守了几天后，尤金海在芦苇丛中看到了白枕鹤的身影。他快速摁下了快门……

“当时我觉得受的罪都值得了。”尤金海说，他经常把自己拍的照片发到杂志以及网络上，为的是唤起大家爱护自然、保护鸟类的意识。

“一棵移动的树”

61岁的刘全胜比尤金海拍鸟儿的时间还要长。他在南大港湿地拍摄鸟儿已经有7年了。这7年，他拍了很多张鸟儿照片。

有些照片被媒体以及网站刊登。刘全胜是南大港本地人，拍鸟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

2016年，刘全胜刚拿起相机时，没有明确的目标。除了拍鸟儿也拍花、拍草、拍人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刘全胜带着相机进入南大港湿地，误打误撞地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——东方白鹳。

“那群东方白鹳起飞的样子太漂亮了，我很庆幸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那一个个美丽的瞬间。”刘全胜说，从那之后，他对迁徙经过南大港湿地的鸟儿也着了迷。

春天拍，夏天拍，秋天拍，冬天还在拍。“一年300多天，我有200多天都会去南大港湿地拍鸟儿。”刘全胜说。

起初，他没太多经验。“离远了拍不清楚鸟儿的样子，离近了又怕会吓飞鸟儿。”刘全胜说。

为了拍到不同种类的鸟儿，也为了不打扰鸟儿，他专门买了一身行头——迷彩服、迷彩帽、长筒胶鞋。

“这样无论是在草地上、树丛里还是芦苇丛里，都不容易被鸟儿发现。”刘全胜说。

很多朋友跟刘全胜开玩笑，说他是南大港湿地里“一棵移动的树”。这棵“树”一会儿站在树丛里，一会儿趴在草地上，一会儿又窝在芦苇丛中……

玩笑归玩笑，刘全胜说，正是靠着这样的乔装打扮，让他在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，拍到了很多珍贵的照片。

多次掉进水里

刘全胜说，因为在服装上进行伪装，有时，他还会在脸上涂上一些迷彩样儿的颜料。还有的时候，因为到处钻、到处跑，他的脸上、身上蹭得全是灰和土。

“头发乱糟糟，身上脏兮兮，那样子还真有点儿像疯子。”刘全胜笑着说，他对拍鸟儿的痴迷



尤金海准备抓拍鸟儿



鸟儿展翅飞翔

程度也有点儿像疯子。因为痴迷于拍鸟儿，他有好几次掉进了水里。

有一次，刘全胜为了拍白枕鹤，在南大港湿地里蹲守了一个多小时。终于等到了白枕鹤，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疯狂地摁快门，随着白枕鹤的移动，他也

刘全胜说，除了服装上进行伪装，有时，他还会在脸上涂上一些迷彩样儿的颜料。还有的时候，因为到处钻、到处跑，他的脸上、身上蹭得全是灰和土。

“头发乱糟糟，身上脏兮兮，那样子还真有点儿像疯子。”刘全胜笑着说，他对拍鸟儿的痴迷